



Colonel H. S. Olcott
校上特遇爾柯

柯爾葛特上校對佛教的貢獻

高永霄

引子

西紀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七日，在印度近馬德拉斯（Madras）的阿德雅爾（Adyar）地方（即證道學會總會的所在地），有一位名聞世界，特別是亞洲的佛教巨人——證道學會的始創者，在他自己的家中，溘然長逝。他的名字叫做柯爾葛特上校（Colonel Henry Steel Olcott）。

自此以後，每年這個日子，在印度、錫蘭（現在的施利蘭伽）和東南亞各地的佛教徒都為柯爾葛特上校舉行了宗教儀式，來紀念他的往生週年，感謝他的三十年來對亞洲佛教復興的豐功偉績，和推崇他對該地人民作出的偉大貢獻，深表銘感。他的工作在亞洲的佛教文化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令人讚嘆。

今年（一九七八）適值是柯爾葛特上校往生的七十一週年。學人為了要發揚上校獻身佛教的精神和所獲致的成就起見，所以並不揣鄙陋撰寫本文，以饗讀者，冀望能藉此引起讀者對前賢的努力奮鬥，不屈不撓的成果，予以尊敬。因為如果沒有上校生前的致力耕耘，那麼，錫蘭等地的佛教運動，就不會有今天豐富的收穫了！

上校早期的生涯

柯爾葛特上校係美國人，生於新澤西（New Jersey）州的奧蘭治（Orange）市，出生日期是西紀一八三二年八月二日，他在紐約市立學院和哥林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受教育，畢業後，開始對科學農業發生興趣，因此，便參加了主編農人刊物有多年。職是之故，他於西紀一八五八年更有機會出任「紐約論壇」（New York Tribune）之農業版主編，對當時改進美國農務有所裨益。

直到西紀一八六一年，當美國南北戰爭解放黑奴運動發生時，他激於義憤，毅然放棄了他的新聞出版工作，投筆從戎，參與前線任務。不久，因為他的戰功顯赫，更被遞昇至上校軍銜，並隸屬於陸軍和海軍兩部的特別職位。但是，可惜得很，上校却在戰爭時受了重傷，所以被抬回後方去休養。稍後，上校身體完全康復時，戰爭已告結束了。

戰後（一八六五），上校重入哥大，攻讀法律，卒業後，被美國當局接納承認為紐約州的大律師，從此，他便成爲一位美國出色的律師了，他曾主理多宗馳名的案件而聲名大著，爲美國政府所信任，便被委任爲調查官的重要官職。

轉捩點的一年

在西紀一八七四年，這一年對上校一生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一年。因為，上校在這一年的「紐約太陽」(New York Sun)刊物聘請去調查一宗在紐約的愛迪農場(Eddy Farm)所發生的神秘性症候(Mystic Phenomena)之事情。他的調查方法和他的報告書表現出精密確實，使美國公眾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所以當他的著作：「在其他世界的人民」(People of The Other World)出版時，洛陽紙貴，迅已被銷售一空，這使他感到十分興奮。

就是在那宗調查事件的關係上，上校在愛迪農場遇到出生俄國之巴維特斯基夫人(Madame H. P. Blavatsky)。從此以後，他們便開始合作，同時更維持了難得的冗長友誼，直至巴維特斯基夫人在西紀一八九一年逝世時才告終結。其間，上校開始對東方宗教，特別是佛教，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西紀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證道學會(The Theosophical Society)在柯爾葛特上校和巴維特斯基夫人的共同努力下始創於美國紐約，該會的主要目的是：(一)組成「全人類皆是兄弟」的核心，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不分性別，不分階級，乃至不分信仰；(二)以比較宗教學，哲學及科學為研究的對象，極力提倡；(三)查究未經闡述之天然律，與人生和物體固有的潛能，包括所謂神秘主義。這個學會成立後，對世界宗教文化影響甚大，迅速在全世界各地分別發展。直到現在，在六十多個國家內都設有分會，遠東方面，有日本、菲律賓、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地之分會。

到東方去的道路

西紀一八七八年，柯爾葛特上校被美國總統委任為特使，將美國與印度及錫蘭間之商務情況作出詳盡報告，為政府施政之參攷。因為這個職責所在，上校便和巴維特斯基夫人有機會到東方去，他們離開了美國，向印度出發，開闢他們新的道路，同時，上校希望能夠在該等地區研究各種宗教的學問，尤其是在文化歷史悠久的印度。

西紀一八八〇年五月十七日，他們從印度抵達錫蘭，更在稍後的時間內，便開始在錫蘭的南岸，離可倫坡(Colombo)七十五英里的哥爾(Galle)鎮地方，從事宣揚佛教的工作。

有人會疑問：究竟有甚麼影響力能使柯爾葛特上校採納佛教作為他的宗教信仰呢？答案就是：因為他曾經詳細研究過那在離錫蘭首都二十里的班那杜爾(Panadure)鎮所發生於西紀一八七三年舉行的著名佛教與基督教公開辯論後之結論而作出決定的。毫無疑問地，他是受了該次辯論會的影響而抉擇了佛教的真理。

該次辯論的導火線是由於當時錫蘭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統治之下，錫蘭的基督教傳教會迫害佛教徒所觸發而引起的。佛教徒為了要護教起見，所以建議雙方舉行公開辯論，佛教方面由哥塔希那(Kotahena)寺的求那難陀(Venerable Meghetuvatte Gunananda)比丘為代表，與基督教的牧師作為辯論敵手，歷史記載着當時求那難陀比丘面對基督教(Christian Orthodoxy)的聯合力量之頑強對手，表現出毫不畏懼的大義凜然態度，以他之雄辯口才，正確的道理和堅強的意志，結果取得了勝利，使他們想詆毀佛教的計劃終告失敗了。反之，基督教在錫蘭的影響力從此便大打折扣，開始衰落下去！這次深刻難忘的印象，使天主教或基督教對佛教的智慧教理作另眼相看，而使佛教在錫蘭的地位站得更為穩固了。

錫蘭的重要時期

在現代的錫蘭佛教歷史上，西紀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的二十年是重要的時期，因為在這個期間，有數位值得尊敬的佛教大德出現。他們就是：求那難陀比丘，藏孟伽那聖者(Venerable Hikkaduwa Siri Sumangala)——美唯昆學院(Meligakanda Vidyodaya Pirivara College)之大尼耶祈上座。(Maha Nayaka Thera)；柯爾葛特上校和他的學生達磨波羅(Venerable Angari Ka Dharmapala)——印度摩訶菩提學會(Maha Bodhi Society)的創會者，他們對復興佛教和在佛教文化和教育所作出的偉大貢獻，是深為錫蘭的佛教徒所感激，永誌不忘的。

柯爾葛特上校對所有東方亞洲的宗教，例如印度教（Hinduism）、回教（Islam）和拜火教（Zoroastrianism）均有認識，他雖然是美國人，但當他和亞洲人接觸時，便相處如親情兄弟一樣。他曾演講關於印度教、回教、拜火教等教義，理論精闢。他曾得到了孟買波斯人的幫助，裝備了考古探險隊到波斯灣去，尋找拜火教的遺蹟，特別是失去的經典。

印度的展覽會

西紀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廿九日，係證道學會成立四週年紀念日。在印度孟買的會所內，有一個印度廠家的展覽會舉行，展出了印度技工製造的工藝品，而這些技能已漸漸被印度人所遺失。因為當時的印度偉大文化已逐漸在衰退中，而這個展覽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奮興印度人的醒覺，以恢復過去的光榮，挽救文化的危機，主催這個展覽會的人就是證道學會的會長柯爾葛特上校和總秘書巴維特斯基夫人。

該次的展出甚為成功，展覽品包括了本土的銅器、檀木製品、鋼皿、雲石彫刻、鑲嵌細工等精品，更有印度織之圍巾，喀什米爾（Kashmir）之軟毛織品，德卡（Dacca）及其他地方的手織細棉毛，班赫蒲（Panahapur）的五金刀剪器皿，和藝術學校員生的藝術品。尚有各起送來的著名銀器，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而臨場參觀者更是不可勝數，其中包括了印度的知名人士如法、官律師、政治家、詩人等，場面非常熱鬧。

柯爾葛特上校在上述展覽工作所獲得的成績影響所及，結果刺激起了印度知名人士，後來成立了印度國民議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產生了著名的印度領導人物，領導印度人民走向自由和平的道路。而繼承上校之後，出任為證道學會會長的一位英國女士安妮培成博士（Dr. Anne Besant）乃是在印度國民議會成立之後，被選為首屆會長呢？

免費學校的興辦

柯爾葛特上校對於印度的階級制度深所痛恨，這是使印度文

化低落的主要因素。他試圖用種種方法去改善這種令人討厭的社會制度，而該制度在印度新憲法中已被禁止，當時已達到了極點，所以，上校便在南印度地方創立了不分階級的學校來推行這種運動。

上校規定了那些學校不收任何學費，上課時間儘量便利那些地區職業上的求學學生，但不准許基督教或其他改宗主義者參加。課程包括有讀本、寫字、拼字、算術、英語、印度語等科目，按步學習。

第一所名為「柯爾葛特義學」便順利於西紀一八九四年六月誕生了。後來經過事實證明，柯爾葛特上校所創立的免費教育引起了各方面的良好反應，求學的人數逐漸增多。因此，在西紀一八九八年，第二所名叫「巴維特斯基紀念學校」，亦在高潭巴金（Kodambakan）地方設立，其後更在翌年（一八九九），名為「大慕達（Damodar）義學」開設於第蘭碧（Teymanpet）成為第三間學校。跟着於西紀一九〇一年九月在米立坡（Mylapore）地方出現了第四間學校，該校乃是以與印度瑜伽師泰魯華露（Tiravalluvar）為名字的，是為「潘齊馬（Panorama）義學」，而第五間學校則名為「培成（Besant）義學」，乃是於西紀一九〇六年五月一日在基利南碧（Krishnanpet）開辦，該地係距離阿德雅爾約五英里的地方。

可惜得很，後到因為學校方面在財政上發生了困難，不能繼續辦理學校的工作。經過了證道學會人的商討之後，迫不得已，在西紀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決定將市政區內的三間學校，連同建築物、書本、傢俬等轉送給馬德拉斯團體（Corporate of Madras）管理。只餘其他兩間學校，直到現在仍舊由「柯爾葛特——潘齊馬學校委員會」（Olcott-Panchama School Committee）繼續開辦。原因之一，就是該兩校皆在馬德拉斯城市政區域範圍以外，而是在清尼勃（Chingleput）地區，所以並未受到接收之列。況且該地之委員會以財政缺乏的理由予以拒絕接管。事實上，在印度一條法例經已通過，規定凡屬免費初等教育應由政府稅收中予以支付，這是在以前印度未曾有過的事情，所以證道學會的三間

義校的轉移，在當時實在是無可避免的一回事。

提倡階級平等

在阿德維爾的證道學會總會迅速擴展之結果，大大幫助了柯爾葛特上校的改革運動，原因是那些在證道學會免費學校受教育的許多學生，當他們長大後，是很容易在阿德維爾找到工作的，尤其是歐洲人和美國人都很樂意僱用他們，同時給他們適當的訓練。

他們不單祇在阿德維爾地方可以立足，亦能夠在馬德拉斯城市中的歐洲商人得到位置去工作。可惜仍然有些階級觀念的人士拒絕僱傭他們，甚至作僕人。雖然這種觀念在阿德維爾的印度住民和遊客比較起來大為減少，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不能不佩服柯爾葛特上校的效力和功勞，因為他的影響力已被推廣到較大的地域，而「低賤種族」的名詞已逐漸消失了！

上校不但將他們的地位予以提高，而且幫助他們接近佛教，所以在他悉心的引導下，許多在馬德拉斯被稱為低等階級的人——「潘齊馬」(Panchamas)也因此而成為佛教徒。其次，有些為了傳統存在的理由，已經會是佛教徒了。我們知道，在任何等級的佛教徒中，並沒有一種名為「不可觸摸」的階級的。正如佛陀所說：「四河入海，同一鹹味。」是沒有分別的呀！

錫蘭的反抗運動

歷史記載着在西紀前三世紀時，當阿育王(King Asoka)派遣了他的兒子和女兒，到錫蘭去宣揚佛法的神聖工作後，佛教便被採納成爲錫蘭之國教，這樣錫蘭的本土文化，發展成爲燦爛的黃金時代。

可是，當柯爾葛特上校在西紀一八八〇年來錫蘭時，偉大的文化已呈現着萎靡的狀態。因爲錫蘭人民曾遭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統治，基督教已變成爲統治者鞏固政權，及束縛人民的工具，所以佛教便被壓制和處於不利的地位。柯爾葛特上校發現在這個佛教的國家裏，只有三間佛教學校，而教育的組織制度，乃

以基督教會佔優勢。唯對佛教徒則加以歧視，他們不只被強迫去基督教學校就讀，日後亦要他們在基督教堂結婚，凡非基督教徒，不准任公務人員。因此曾經有一個時期，佛教徒被恐嚇，以致羞耻公開自認爲佛教徒，這是由於恐懼教會的經濟迫害之故。

柯爾葛特上校爲了要反抗這種不正常的偏見，他開始建立佛教學校的教育運動，最初他與當地的佛教徒合作，創設佛教證道學會可倫坡分會(Colombo Branch of 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所有島上的佛教高僧都羣集來接近他，和給他以誠懇熱情的接待。因此便招引起其他歐洲人的妒忌，這是因爲他們是和土人隔離和孤立居住的緣故。此後上校便負起了爲被壓迫的佛教徒反抗的責任，而去爲他們的宣教權利而奮戰！

授五戒的特權

柯爾葛特上校有一項特殊的權利，就是他曾獲得由錫蘭佛教主要大僧的唯一證件，准許他可以使人改信爲佛教徒的合法人物。從古傳統以來，皈依爲佛教徒的儀式，包括誠心發願，皈依三寶——佛、法、僧，然後親自宣誓受五戒(Pancha-Sila)。這種信仰的表白是用不能變易及重覆的字句來完成。因此，任何佛教徒無論何時要到一間佛教寺院，在佛陀像前供奉鮮花，依照慣例，他在入壇之前，須要重覆誓詞，通常是在佛教僧侶面前舉行，要求：「請授我皈依和五戒。」於是僧人使用古代巴利(Pali)語言逐句說出來，信徒便跟着他重覆每一語句的。

直至發出這個委任特權給予柯爾葛特上校之前，沒有一個佛教徒他自己會料到可以有權力如佛教僧侶一般授予他人五戒的。但是，這並不尋常的特權就給予唯一的人物——柯爾葛特上校，這張證明文件現仍存在阿德維爾證道學會中留存着，由兩位高僧簽名爲證，一位是蘇亞那那聖者——阿登王(Adam's Peak)高僧和可倫坡維昆學院(Vidyodaya Pirivana College)院長。另一位是博學高僧須跋提(W. Subhuti)，他是巴利文學者戴維斯(T. W. Rhys Davids)的老師。

(未完待續)